

五十年前留日瑣憶

謝冰心

第一次出國去日本

走進統艙遇見好人

現在回想起來，民國二十年我初次離開祖國，跑到人地生疏的東京去，的確膽子不小。因為在北平女師大，僅僅學會了幾句「謝謝」、「早安」、「晚安」等日本話，連五十個片假名都認不完全，（更不要說平假名了）一個人就買了船票，手提着簡單的行李赴神戶。當我走進統艙裏，看到滿眼都是日本人，所到的都是「柯列，安羅咧」的日本話，心裏不免有些害怕。

爲什麼事前沒有想到，沒有一個熟人在日本，又沒有認識的同伴，假若碰到壞人，如何得了！

這麼一想，我有點後悔太孟浪，正在日本人查票的時候，我完全聽不懂對方說什麼，只把票給他看；正在他問我什麼話的時候，我根本不能回答，這時突然看到一位中國同胞，我像遇到救星似的，連忙走上前去，問他貴姓？

「我叫秦元邦，廣東人，小姐你貴姓？」

「我叫謝彬，做處湖南，我這次一個人去日本，實在太冒險，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，還要請秦先生多多指教。」

「你是到東京去讀書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船是到神戶的，還要乘火車赴東京。」

「那麼，買車票，就要拜託秦先生了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，請問小姐你到了東京，想住那裏？有人來接你嗎？」

「我一個熟人也沒有，我是特地來日本讀書的，也不知道住在那裏好？」

這時我的心開始害怕起來，身邊帶的五百多塊錢，彷彿深怕有強盜會搶去似的。我猜想，當時的臉色，一定很難看的。

「東京野，有個中野女生宿舍，是在郊外，我可以叫『太可惜』送你去的。」

秦先生說。

「太麻煩秦先生了，真不好意思。」

「都是中國人，應該幫忙的；何況你是個女孩，又是初次出遠門，更應該盡力協助的。」

看來秦先生是一位忠實、誠懇、熱心助人的

正人君子，我真幸運，又遇着好人。

住入中野女生宿舍

在船上和火車上，秦元邦先生把日常最簡單的話，都教給我說。他是東京帝大的三年級生，只差一年就畢業了，學的是經濟。他的教授法非常好，每教一句，要我先讀二十遍，然後他開始和我對話，發音如有不正確的地方，立刻糾正。到了東京火車站，計程車很多，排成長長的隊伍，在等候接客人。秦先生用手一招，就開來一輛，他告訴司機：「東中野，中野女生宿舍。」這兩句話，我已經會說了，真要感謝秦先生。

車子如飛似的向前狂奔，我心裏突然起了一個不應該有的念頭，我想萬一秦不是個好人，口蜜腹劍，他把我帶到旅館去，或者把我賣掉，如何得了！這種思想，完全和我與愛珍初到上海，那個茶房，把我們兩人送進旅館，很久不回來，我們又打不開房門，想要跳樓逃走同一樣心理。

大約開了半個多小時，才到中野宿舍。

巧極了，下車就遇着兩位女同學，一位矮個子，叫做郭劍兒，高個子，叫梁左四，她們都是

廣東人，早已和秦先生認識，因此他立刻將我介紹給郭、梁兩位小姐，請她們照應我，首先領我去辦理住宿的問題。

「明天一大早，我來帶你去青年會報名學日文。」

秦先生說完就走了，立刻又回頭對郭、梁兩位說：「謝樣，是初次來東京，日語只懂得幾句，拜託你們多多照顧她。」

「秦大哥，你放心好了，一切有我們幫忙，不用你掛念。」

笑咪咪的山邊米子

我的運氣真好，寢室在二樓，和左四、劍兒兩人的房間隣近，劍兒住在我的左邊。正當她幫我鋪床，叫下女山邊米子抹桌子、打掃房間的時候，突然聽到一陣哭聲，我問劍兒這是怎麼回事？她說：

「這位哭的同學，叫做王文田，她才從國內來東京兩個多月，報載日本軍隊佔領了瀋陽，她耽心家人受害，所以急得天天哭，我們勸她也沒有用，只好由她哭。」

「呵，原來如此，我們經過長崎的時候，看到當地的號外，看到瀋陽事變，我也不想來了，想買票回上海，秦先生勸我不要衝動，他說，你回去有什麼用呢？好不容易來到日本，至少你也得讀兩三年書，學業告一個段落才回去。後來我一想，他的話是對的，我們應該忍耐，鎮靜，愛國心要持久，永遠保存；我們應該勸王同學自己好好保重，努力讀書要緊。」後來她成了我們幾

個人的好朋友。（十年前，我到過文田的家，她和李書華先生結婚後，生活非常美滿；可惜李先生現已去世，文田不知仍住紐約否？）

劍兒和左四，都是熱愛國家，喜歡助人的朋友，後來左四轉學奈良，劍兒仍在東京女子大學。

她是中野宿舍的唯一下女，也是服部舍監的得力幫手。她總是笑咪咪地待人，從早到晚，打掃二十多間房子，沒有一刻休息。我回國後，還和她通過幾次信，每次她都希望我再去日本，說她常常想念我。

她對我特別好，可能與她喜歡文藝有關係，因為她看過我那本從軍日記的日譯本，又因我的信件特別多，每次她不是放在我的房門口，一定要親自交到我手裏，還用羨慕的口吻說：

「謝樣真了不起，每天都有很多信呢！」

穿着背心內褲入浴

在中野宿舍裏住，安全、清靜，包的伙食也不錯，服部女士待我很好，儘管有人說她厲害，不喜歡中國人；但她沒有拒絕過中國女生來住；而且聽說有一個時期，全部住的中國女生。她管理很嚴是真的，例如不准女生外宿，夜間回來過了九點，她要責備；誰不愛清潔，不注重公共衛生，她是毫不客氣地要罵的。

我在這裏，住了將近四個月，最不習慣的是洗澡。我總是穿了背心和內褲進水池，劍兒問我：「你怎麼這樣思想落伍！你不是當過兵來的嗎？大家都是女人，有什麼可怕呢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不習慣，隨便你罵我頑固也好，封建思想也好，我無法適應這種環境。」

後來我想到一個最好的方法，不是我最先入浴，便是最後一個洗，同宿舍的人，沒有不笑我，說我迂腐的。

溫柔多情的傅文竹

我愛種花，是受了先父的影響；而種文竹，完全因為我的好朋友叫做傅文竹的緣故。

她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搬進中野宿舍來的，真巧極了，就住在我的對門。我們一同去青年會學日語，我因為劍兒特別為我補習的緣故，所以進步很快，兩三個月之後，普通會話，都可以應付了。文竹是個十足的古典女性，她羞答答地目不斜視，行不亂步，輕言細語，幽閒貞靜，從不多言，雖不能說她是個大美人，可是濃黑的眉毛，脈脈含情的鳳眼，滿口潔白整齊的牙齒，笑起來時那個小酒渦，太美了！曾經使復旦大學的詩人向思齋，寫過幾百首情詩，單相思十多年才追到手，如今不知他們在何方？

「文竹，我講過不止一次了，你不要每天為我擦皮鞋，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。我是個很隨便的人，從來不講究穿着。」

「你家不要把這件小事放在心裏，我自己也要擦的，不過順便擦一下而已，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你以後只管擦自己的，不要再惹我生氣，我的皮鞋上面有灰，用破布抹一下就行了。」

我想，這幾句話，等於罵她，她一定在心裏

生我的氣，明天想必不再替我擦了。

誰知第二天，第三天，還是照擦不誤。

有時，我寫文章到深夜一兩點還沒睡，文竹悄悄地爬起來跑去廚房爲我煮兩個荷包蛋送來。

「你這是幹什麼？這麼晚了還不睡，我又不餓，謝謝你，請你自己吃吧。」

我不客氣地說。

「我已經睡了一覺醒來了，因爲看見你家房裏的燈亮，所以知道你家還沒睡，這麼晚，想必肚子餓了，我特地煮兩個荷包蛋來，你家趁熱吃了吧。」

「文竹，謝謝你的好意，這次我聽你的，下不爲例，你趕快回去休息吧。」

文竹不肯走，她呆呆地站在那裏，非看着我吃完不可！沒法，我只好趕快吃下，她這才把碗拿走，臨到門口，又回過頭來說：「你家趕快睡吧，明天一大早又要去上課，這麼累，你家會生病的。」

「謝謝你家，趕快去睡吧。」

我學着她的湖北口音回答，

躺在床上，我忽然懊悔，爲什麼我不生爲男人，文竹這麼心地善良，溫柔體貼，做我的太太多好。後來思慶在我處見到她，真是一見傾心，天天寫情意綿綿的詩向她求愛，她只是淡淡地說：「請你家轉告向先生，我是打算一輩子不結婚的，請他死了這條心吧。」

可是思慶無論如何不死心，也非追到手不可，有志者，事竟成，他們終於結婚了。

三十二年春天，我從成都回到湖南新化，爲

先父母掃墓，路過重慶，住在文運會，不知怎的，文竹居然找到我了，見面的第一句話便是：

「謝謝你家，我和思慶結婚了！」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我真爲他們高興、祝福。

悲壯感人的追悼會

痛恨日軍佔領東北

自從日本帝國主義者，以暴力侵佔我們的東北四省之後，凡我留日同學，無一不切齒痛心，不想在這裏再讀下去。當我們在課堂上，聽到一位可惡的教授，講到這次事變，對於中國有莫大益處的時候，真把我們幾乎活活地氣死，恨不得跑上講臺，一拳把他打死！他說中國政府如何如何不好，自私自利，一盤散沙，不能團結，等到他們大日本皇軍，把中國整個統一之後，就是中國民衆的幸福。

請問，我們這些大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，還能忍受，還能聽下去嗎？最可惡，最痛心的，他還要在黑板上用有顏色的粉筆畫地圖，先說明他們的皇軍，從什麼地方開始進攻，中國軍隊如何膽小懦弱，不敢抵抗，因此他們的武力，勢如破竹地，很快就佔領了東北四省。又說：「現在暫時讓兵士們休息一下，等皇軍大量增援之後，配合中國不抵抗軍民的力量，相信不久的將來，中國就會屬於我們大日本帝國了。」

男女同學無心上課

從這時候開始，大家無心上課，有的整天向國內的親屬、朋友、同學寫信；有的準備收拾行李回國；有的缺了課，跑去公園裏靜寂的地方，坐下來，詳細研究對付日本的方法。

「我們決不能忍受，一定要來一次示威運動。」

秦元邦同學首先提議。

「我們要仔細研究一個妥當的辦法，不要衝動，不要暴躁，要冷靜，有計劃。依我的意思，環境不可能許可我們公開遊行，最好假借青年會的大禮堂，舉行一次追悼東北死難烈士大會，也許那天，一定有日本警察來干涉，說不定會當場流血。」

張同學說。

「流血就流血，怕什麼！那怕我們的同學都死光，也沒關係。」

王同學一面說，一面磨拳擦掌，好像立刻要動武的樣子。

籌備追悼死難烈士

就在他們三人決定之下，立刻成立追悼大會籌備會，訂了十幾個大花園，定在早晨六點，大家齊集青年會大禮堂開會；誰知道五點還不到，青年會周圍，都被幾百個警察包圍了。我們，不論男女學生，全都準時赴會。這時，那些荷槍實彈的警察，一個個現出窮兇極惡的鬼臉，來搜查我們的全身，連鋼筆都取下打開來看。六點，我們就提前開會，全禮堂充滿了靜默、憤慨、悲壯的氣氛。講臺上面，掛着一幅「追悼東北死難烈士

大會」的大白布標語。禮堂左右兩邊，擺滿了花圈，掛滿了輓聯。我真佩服男同學，我當時雖是女生代表之一，除了秘密地告訴宿舍的同學，以及其他認識的女同學，準時參加大會之外，也不知道到何處買花圈，我們很慚愧，都是空手去的。

當主席的張君，他看見來的同學坐滿了禮堂，於是示意司儀立刻宣佈大會開始。

日警包圍追悼會場

主席站在臺上以沉痛、悲壯，宏大的聲音說道：「同學們，今天我們在這裏以最沉痛、最悲哀，最憤慨的心情，來追悼我們的東北死難烈士，他們是被日本軍閥慘殺死的，因此我們要誓死為他們復仇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剛講到這裏，包圍着會場的警察中，走出來一個警察飛快地跑上講臺，拍！拍！連向主席打兩個耳光，一手把他拖下來，立刻秦同學一個箭步跑上臺去，又被警察刮了耳光，拖下來了，第三位再跑上去，高聲叫道：

「請大家站起來遙向死難烈士行禮致哀，我們高呼：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』」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聲音像海濤怒吼。

「打倒日本軍閥！」

「打倒日本警犬！」

「打倒……」

「復仇……」

日警用槍柄打同學

劈拍，劈拍，一陣槍聲響了，他們是向上空開槍，沒有傷人；可是我們同學一面高呼口號，一面用椅子打警察，警察也用槍柄打同學，雙方都有受傷的。不知那位男同學在大聲地叫：「女同學們，趕快從後門逃走！」

在喊聲，罵聲，打聲一片緊張混亂聲中，我與劍兒、左四、文竹、文田她們逃出來，回到宿舍，血液還在沸騰，心也跳得厲害。這時我們傷心、憤怒，到了極點，恨大家手無寸鐵；否則，一定和他們日本警察去拼命，那怕殺死他一兩個，也是好的。

十個學生遭到拘捕

晚上，黃同學來宿舍，悄悄地告訴我：「今天被日警抓去了十位同學，元邦也在內，不知道要多久才能釋放。現在我們大家捐點錢，買麵包送到看守所去；要不然，他們餓壞了。」末了又囑咐我：「謝同學是學生會的幹事，你要特別小心，最好去別的地方躲一躲。」

「我想回國。」我回答他。

「這是第二步，目前，最要緊的是先營救這十位被捕的同學。」

「對！對！我們要趕快營救他們！」

劍兒說。

還算很快，十天之後，他們被釋放了，條件是每人寫一張悔過書，並說明：「從今後，決不反對大日本帝國。」

「哼！丟那媽，字是寫了，這是爲了保全性命，爭取自由而寫的，出來之後，我們更要反對

日本軍閥，誓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秦大哥憤憤地說。

離開東京返回祖國

雖然追悼會沒開成；可是也示威了。同學們有受傷的，有被捕的，也有氣出病來的，陸陸續續回國的很多。有一天，突然兩個日警來宿舍找我，命令我離開東京，我問他什麼理由？他說：「你是學生會的幹事，凡是學生會的人，都要驅逐出境，這是我們的命令，用不着說什麼理由，你在三天之內，一定要離開東京！」

他們走了之後，我對文竹說：「爲什麼我不早走，給他們驅逐出境，多沒面子。」

「你家錯了，有資格被他們驅逐，這是很光榮的，爲什麼要後悔？」

「我回去了，你沒有什麼嫌疑，還是繼續讀下去吧。」

「不！我一定和你家一同回去！」

文竹說到做到，她真的與我一起回國了。
王文田更不要說，她早走了。

謝冰瑩女士湖南新化人，曾任國立北平師大、臺灣師範大學等校教授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。早年所著從軍日記，林語堂曾譯為英文後出專集，有英、法、日、韓、俄文譯本，暢銷全球，為國際學術界人士所愛讀。